世說箋本

十九二十

全拾冊

輕詆下

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謝靈運所輕史南曰孟顗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昶貴盛顗不就辟昶死後歷侍中大守謝嘗語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卿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勤布施積功行是欲生天者也明心見性直下作佛是欲成佛者也康樂自恃慧解故以譏顗顗深恨此言

顗魚豈反孟顗爲會稽太守時靈運有所求顗堅執不與遂構讒隙慧業研修佛智慧也六波羅蜜般若爲源般若秦言智慧按南史文人作丈人指孟顗無卿字爲是　明心二句禪家以來語此但言學教解理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謂之六度

顏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休上人制作委巷間歌謠耳方當誤後生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委委巷見禮檀弓左傳云商周之不敵註武

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惠休淫靡至之論。皆詩品之文。蓋顏忌鮑之文。立湯鮑相匹之論。世遂謂休鮑之論。○委巷歌謠。乃是真詩。爲定論。其實非矣。羊曜璠。宋人。爲記室。昭當作照。唐人避武則天諱。改字耳。

司空二字衍。袁湛未嘗爲司空。加凌也。昔謝景重。王胡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闕。今景重之子復凌其舅袁湛。渭陽謂甥舅相親也。見一卷。謝重字景重。謝朗子。

腰鼓。大者瓦。小者木。廣首而纖腹。本胡鼓也。毛員鼓。雞婁鼓。皆腰鼓也。荊楚歲時記。民臘日打細腰鼓。歌

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詩品曰。惠休淫靡。至之論。皆詩品之文。蓋顏忌鮑之文。立湯鮑相匹之論。世遂謂休鮑之論。○委巷歌謠。乃是真詩。羊曜璠云。是顏公忌昭之文。故立爲定論。其實非矣。羊曜璠。宋人。爲記室。昭當作照。唐人避武則天諱。改字耳。

謝宣映。南史曰。謝綽字宣映。謝景重之子。

曾於公坐戲調其舅袁湛。南史曰。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祖虓。晉歷陽太守。父質。瑯琊內史。湛少與弟豹並爲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兄子玄女妻焉。宋武帝起兵。以從征功。歷仕至太尉。司空。

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宋書曰。景重。是王胡之外甥。與舅亦不協。

邱車騎。南史曰。邱靈鞠。吳興烏程人。祖系。秘書監。父道。眞。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卒。官車騎長史。

常在沈深坐。南史曰。沈懷文。吳興武康人。三子。淡。深。沖。名譽有優劣。世號爲三沈。

腰鼓兄弟。深。歷御史中丞。見王文憲。文憲。謐。

舞。蓋兩頭擊之者。腰鼓兄弟。謂伯季優而仲劣也。王休祐上。脫山陽二字。祐當作祐。劉休祐始封山陽。後改封晉平。長兼行參軍。官名。掌出使及雜檢校。見宋百官志。

曰。王令文章大進。邱曰。何如我未進。

張敬兒拜車騎將軍。南史曰。敬兒南陽冠軍人。父醜。敬兒少便弓馬。有膽氣。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士。敬兒應選。見寵爲長兼行參軍。屢立戰功。遷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敬兒始不識書。爲方伯。乃學讀。孝經論語。微護軍。乃於客室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窺。咲焉。

王敬則戲之。呼爲褚彥回。時咸推褚彥回。風度詳雅。敬則以敬兒武臣。寵率。故以彥回爲戲也。

敬兒曰。我馬上得之。終不得作華林閣勳。南史曰。敬則在宋。與壽寂之殺後廢帝。於華林園。

劉中郎性韻剛疎。輕言肆行。南史曰。劉祥字顯好文學。性韻剛疎。建元中。爲正員郎。後爲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

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作如此一日遇褚司

宋史王敬則先結後廢帝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等九五人。謀弒昱。於仁壽殿。壽寂之見恩倖傳。

性剛韻疎。曾學行。建元齊太祖年號。臨川王映。齊太祖第三子。爲驃騎將軍。腰扇佩之腰。乃今摺疊扇也。言雖扇掩其面。惡名不可

掩也。按褚淵嘗落水。謝超宗抵掌笑。淵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與此文同。或以免寒士屬之褚淵者非矣。王云。別本殺作賣。殊勝。殺字。蒼梧王。後廢帝昱也。安成王。即順帝也。名準。桂陽王。休範子也。齊宮。即蕭道成也。

明恭王皇后。僧朗之子。景文之妹。故曰外戚。王晏字士彥。瑯琊臨沂人。中堂見捷悟。篤好爲之。猶云可努力也。令僕尚書令僕射。希世之寶。見海賦。楚岫。下和三刖。見韓非子。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

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袁粲劉秉也。按南史。蕭道成既弒蒼梧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會議。迎立安成王。粲秉密謀誅道成。事敗皆死。道成受宋禪。淵率百官奉璽綬。詣齊宮勸進。

王奐南史曰。奐字。道明。景文兄子也。仕宋爲侍中尚書。齊武帝以奐宋室外戚。疑有異志。王晏叩頭保之。永明初拜僕射。劉顯徵與奐子中累遷尚書僕射。

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劉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南史曰。祥著連珠十五首。以寄懷其議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

徐常侍陵也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沉之曰吾爲魏公藏拙

庾信至北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易。齊徵士。父肩吾。梁中書令。信幼俊邁。博覽羣書。仕梁爲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元帝即位。來聘於周。遂留長安。歷仕至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意。

唯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耳北史曰。溫子昇字。鵬舉。太原人。世居江左。祖恭之。避難歸魏。家於濟陰。兗州左將軍。長史。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清婉。初爲廣陽王。客。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曰。溫生。是大才士。年二十二。射策補御史。歷中書舍人。散騎常侍陽夏守。傅。摽使吐谷渾。見其國王。牀

錄。抄錄其佳者也。一說收錄之收。非人名。非矣

元帝梁世祖繹也

寒山寺當作韓陵山。南北之誤也。按大明一統志。河南彰德府韓陵山。高歡破爾朱榮于此。山下立石。溫子昇爲文。一說後還句。

廣陽王名雍。常景字永昌。河內人。國王。一作國主。

魏景穆帝之子新成封濟陰王暉業其曾孫也

任約侯景將也本傳云從簡子某帥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倉部金部屬度支尚書荷何音同以荷喻敬客

頭有書數卷乃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

江從簡南史曰革少子從簡少有文才何敬容採荷調刺之爲時所賞官至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爲任約所害

是光祿革子梁書曰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祖齊之宋金部郎父柔之齊倉部郎革早有才思六歲便屬文仕至光祿大夫

小時有文情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唯歎其工

劉晝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大分南史作不分不分不平之意杜詩不分桃花紅勝錦孫管戒瑒之細者駱駝又作橐他橐囊也他負荷也背有肉鞍如峰長頸高脚負物至千斤上林賦無媚孅弱唐太宗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我見其無媚

崔信明以五月五日午時生有異雀數頭五色畢備鳴於庭樹後不屈賈建德貞觀中應詔舉秦川令卒王阮亭云信明不獨才名冠一時而大節毅然鄭世翼何許人乃敢肆其輕薄此詩全篇不傳漁隱叢話云古今以詩名世者或一句膾炙於人口者終不出楓落吳江冷

文晝大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媿後魏書曰劉晝本大儒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方復緝綴詞藻言甚俚拙作賦一首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

崔信明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唐書曰信明青州益都人祖紹北海郡守信明博聞强記下筆成章高孝基謂人曰信明才學富贍但恨位不達耳大業中爲堯城令實建德僭號隱於太行山

鄭世翼遇之江中謂信明曰嘗聞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末終篇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逕去唐詩紀事曰鄭世翼滎陽人武德時爲揚州録事參軍以言忤物貞觀中坐怨謗流死嶲州

母同堂姊妹曰同姨。同堂同祖也。堂即從也。此蓋從姨之歸盧氏者。姑姊妹之子為表兄弟。蓋堂姨之子亦稱表弟。表弟外弟也

吾止朝野僉載作老姨止神功武則天年號。時武氏稱制。廢中宗為廬陵王。尋遷於房州。中宗武氏所生也。武氏特改門下省為鸞臺。反正謂武氏周亡。天子復正位也。反正撥亂公羊傳字面

拔撮隨駕蓋內供奉之類凡車駕巡幸還京。僧錄道錄騎馬引駕是也。或云此轉從駕為隨駕。謂詭隨自便。有意於駕御之隱士也。韓文趙起公卿之門。趙起詭佞專事權貴。以此獲譏於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脩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携雉兎。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啓曰。某幸為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慚而去。唐書曰。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神功元年。拜鸞臺侍郎。中宗在房陵。仁傑每奏對。無不以母子恩情為言。后省悟。召還中宗。反正。追贈司空

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年乃狥權利。唐書曰。藏用字子潛。度支尚書承慶之姪孫也。少以辭學著稱。隱居終南山。有貞儉之操。及登朝。趨趄詭佞。專事權貴。以此獲譏於

行不進貌。唐隱逸傳。司馬承禎廬天台不出。睿宗召至問道。固辭還山。此中佳處。仍是為隱士顏發此語也。捷徑不由正路。直徑而行。取其便疾也。潘師正見言語下。辟如字。正字通曰。辟猶却也。

偏當作褊。本傳曰。甫性褊躁。醉登武牀。斥其父名。武不以為忤。三大禮。謂朝獻大清宮朝享大廟。有事于南郊也

京兆亂。謂安祿山亂。玄宗幸蜀。肅宗即位靈武。移軍鳳翔。杜甫脫身賊中。謁行在。有詩。獨斷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謂所居為行在所。櫟木結實者名栩。其實為橡。唐以梓州為東川。西川

世官至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關中記曰。終南太乙。左右三十里內名福地。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唐詩紀事曰。承禎字子微。潘師正傳。辟穀導引術。睿宗明皇累召至京師。卒。贈正一先生

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善。甫性偏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元稹作子美誌曰。晉當陽侯杜氏十世而生審言。善詩。官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京兆亂。步謁行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劍南節度使嚴武。拔為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官。扁舟下荆楚間。宋祁唐書曰。甫棄官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

即成都也蜀有岷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故立四川對客武逞其才也莊子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料音聊捋也弥縫左傳注補合也類書纂要要掩人之過曰弥縫楚蜀之間有三峽

論語仰之弥高鑽之弥堅

自知不及是聰明過人處按崔是韓之畏友也見其尺牘韓决不輕侮之此必諷程者不然則此語在韓不免爲敗德

家甫見之或時不巾也范攄雲溪友議曰武年二十三爲給事黄門侍郎明年擁旄西蜀累於飲筵對客驕其筆札杜甫乘醉言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兒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捋虎鬚合坐皆笑以彌縫之武母恐害賢良遂以小舟送前下峽

韓愈 唐書曰愈字退之昌黎人幼刻苦學儒大歷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効楊雄董仲舒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奥愈從其徒遊嘗鋭意鑽仰欲自振于一代官至吏部侍郎

語李程 唐書曰程字表臣隴西人貞元中進士歷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僕射藝學優深然性放蕩不脩儀檢物議輕之

何處是過人者答曰崔丞相直是聰明過人李曰 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說著文章唐書曰崔羣冠舉進士陸贄知舉梁肅薦其有公輔器遂擢甲科

伊闕俗名龍門山二十八宿爲徑五星爲緯皆天象也

詩話在說郛中正字通曰方言呼人爲他讀若塔平声他指王介甫

晉潘岳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望塵而拜甚何

杜少陵宿龍門詩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爲閟黄山谷對衆極言其是劉貢父聞之曰直是怕他 西郊野叟庚溪詩話曰杜子美遊龍門奉先寺詩曰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此寺在洛陽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天闕以與大內對屹若天闕然此詩天闕指龍門也後人謂其屬對不切改爲天開王介甫改爲天閟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闕用莊子用管闚天爲證以余觀之皆臆說也且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迺此寺中即事耳以彼天闕象緯高則勢逼象緯以我雲卧之幽則冷侵衣裳語自渾成何必屑屑較瑣碎失大体哉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耻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

事物紀原曰。唐有參知政事。宋朝以爲執政官

司馬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賢指文潛。消音須。言欲見安石不解事。足下只須去看字說。字考曰。去往也。一說消去二字訓用。反語也。索解此二字當時俗語也。只猶亦只

衡袤。字畫有橫者。有不正者

拜於馬首。東都事畧曰。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沉厚有大略。宋太祖受禪。以佐命功累官中書令。

張文潛嘗問張安道。張文定公墓誌曰。公諱方平。字安道。揚州人也。仕至參知政事。極言王安石不可用。會安石執政力求補外。元祐初。以太子太保致仕。司馬君實。司馬光別見。宜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王安石進字說表曰。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爲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爲言。述以爲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于自然。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袤曲直。耦重交析。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歛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仙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攻。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即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蓋惟天下之至神。爲能究此。臣頃御燕間。親承訓敕。抱病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盡所疑冀。或涓塵有助。深崇謹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

假譎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遊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刼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追

涓音每。汚也。涓塵微小也。

深崇。聖智也

酉陽雜俎。北方婚禮。用青布幔爲屋。謂之青廬。于此交拜行禮

劉云。倉卒出此。又難此使紹窘急而氣活也

一本軍上有三字

劉云華池鮮渴之言存想有功按黃庭經注云口爲華池腹爲玉池又見抱朴子等

李云不必甚不必

劉云文字中留此鬼當衰哭

他患害也執者謂承命者也

舊讀實字句謀逆者逆心將萌者也索鮮以爲九字

廹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遊放無度孫盛雜語云武王少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嘗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

一句今从之

李云甚不必

應登云自非露臥劍至即上又不如遷以避之小說多巧　帖音貼附著也帖臥謂俯而腹著地也剸側吏切挿又也

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王者云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題其王者背以狗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以厭衆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嘗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劍至果高

按袁曹後由鼎跱迹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讐隙有何意故而剸之以劍也

王大將軍既爲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

猜亦疑也。巴有賨人。剽勇。其地馬亦壯駿。称巴賨馬。賨音宗。任誕上篇可並觀。姥音母。老母也。

愒去計反。愬正字。息也。劉王二君謂謁字之誤大謬。此時帝方往敦營。過客姥而謁如既往而反。故下姥曰去既久矣不可復及。蓋其反也。亦易途而走也。晉明帝紀與此不同

才。狐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巴賨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愒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異苑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

本書卓然上有夢日環其城五字　帝貌類鮮卑須黃也。鮮卑見前

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姦因進說。後敦敗。見誅。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手指攪咽。令吐嘔也。應登云孰作熟。晉書王允之字深猷。敦從子。義之。疑誤。

從姑所適劉氏之家有女。嶠娶之。然溫氏譜不載嶠娶劉氏。故孝標疑之矣

婚禮侍兒以紗扇蔽新婦。徹扇曰却扇。亦曰披扇。無侍兒者。乃自披扇。此自披之也。唐人有却扇詩。老奴斥溫嶠。桓溫婦亦斥其夫爲老奴。蓋晉人俗稱。然桓溫之婦猶可恕。此是新婦。老奴其夫。恐是記者之詞。谷口未詳其誰。王云觀此。明知後人添註。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暠女。中取琅琊王詡女。後取盧江何遂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爲虛謬。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爾。非指其女姓劉也。孝標之注亦未爲得。

玉鏡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興二年。嶠爲劉

建興。晉愍帝年號。屠音除。北方種落名。

數計數也。會機會也。劉云。眞有如此強口者。世說雖鄙。然種種備。

南州。荊州也。

爲貢。江漢朝宗于海。此謂朝京師也。言本欲朝京師。而爲省視亡兒之墓。路由此耳。虛佇。虛心佇立而待之也。謂展待之也。

現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曰。聰。一名載。字元明。屠谷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業。

范玄平爲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己。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書曰

登車謂往嫁也婚儀曰壻御婦車授綏御輪三周周南王姬之車鄭箋訓之車爲往車亦同　此恢欲女近江家因誑云舉家宜移女以爲舉家眞移而既移之後家人皆去而女獨留不復得出便迎江郎來就之也

帖安定也厭壓通音禪說文夢驚也類篇眠不祥也

初桓溫請范汪爲征西長史復表爲江州並不就還都因求爲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爲徐州溫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溫挾憾奏汪爲庶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玄平乃來見留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境故來迎之事竟去耳溫愈怒之竟不屑意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彪暝人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彪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

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識

言我是天下男子不須他人救助即壓亦不關卿事則不須喚起我既使喚我則相關也何得不容我相共語乎

李云此政不必頭巾氣康王義慶謚心無義即空宗之義

劉云二人元知舊義之非故共謀過江不用此義愍度後遂仍用舊義爲人講以得食故訊之王云劉强解事彼謂舊義不得食故創新義動人耳爲救飢改義故曰負如來所謂那可立乃無義非舊義也文理尚不通何妄下雌黃又云因悟晉人清談竪義亦是救飢　劉云以無救飢

必不肯聖人之正典習蠻夷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爲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才鑒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嶧陽浮磬泗濱後有傖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爲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

晉時三家異義支敏度心無義支道林即色義竺法汰本無義有是疑作是有湼槃經曰衆生佛性即一切種智圓照或作攝照先道人即先時爲侶之傖道也愍度在江東講無義後有北人行南故寄托語云云萬累如霜種智如日累消故曰空無種智之體常住不變故曰妙有一說治此逗計權救飢尔五字句惡謂痴頑也翅曾通不曾猶云無限奇僻繆錯卿計下添雖然二字看

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乎

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爲遂負知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邪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阿智王虔之小字虔之字文將辟州別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恒

夏官舊名兵部也武則天改之

唐中書省長官爲中書令門下省長官爲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二官三品也

唐故事中書舍人掌詔誥皆寫兩本一爲底一爲宣在中書可撿覆謂之正宣觸此既奏張說罪狀當以詔按究故云宜以宣與御史中丞按其事

史記劇孟傳緩急人所不能無緩急即急事也集韻靳咨也正字通跳音迢輕身走出也旬月一作旬日危之當作之危之字句

九公主睿宗第九女金仙公主玄宗第九女懷思公主拙撮此時太平公主權

姚崇唐書曰崇本名元崇則天改爲元之陝州硤石人父善懿嶲州都督崇則天時歷仕至夏官尚書張柬之等誅易之兄弟崇預謀玄宗先天二年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獨當國務明於吏道剖割不滯年七十二卒爲遺令以戒子孫與張說同爲宰輔各懷疑阻張衡之李濬松窗雜錄曰姚崇爲相忽一日對便殿舉左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邪崇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宜與御史中丞其按其事說之未遭崇構也有教授書生私通於侍婢最寵者會擒得姦狀以聞於說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厲聲曰觀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貴爲相豈無緩急有用人乎靳於一婢女邪說奇其言以侍兒與歸書生亦跳跡去旬月餘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訴於說憂色滿面且言某感公之恩思有謝者久之今聞公爲姚相國所構外獄將具公不知危之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訖於九公主必能立釋說因自歷指狀所寶之物書

勢動朝。此蓋太平。王維傳維同岐王詣九公主。雞林新羅地名。採蘭雜志張說元宵內宴無月。夫人懸雞林夜明簾。炳于白日。夜半月出。唯說宅無月光。簾奪之也。

曩鏹隙隙嫌恨也。

錄具。玩玩物。用用器。致贈也。

登時即時也。錄進騰寫進奏也。韞磨也。鐫瑑石也。刺石文也。刊削刪改也。視示也。別進使人也。

生云。未足解公之難。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爲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具以說貢言之。兼用簾爲贄。明旦公主入謁。具爲奏之。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宜罷之。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矣。

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釁隙甚深。然其人素懷奢侈。尤好服玩。吾沒後來弔。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族無類矣。若顧此。當錄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先礱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刊削爲辭。當引視鐫石。仍告以聞上。崇

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其畧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全。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爲辭。未周密。欲加刪改。姚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唐書曰。崇長子夔。光祿少卿。次子弈。坊州刺史。少子奕。禮部侍郎。尚書右丞。

秦會之夫人常入禁中。宋史曰。秦檜。字會之。江寧人。靖康元年。金兵陷汴。二帝北遷。以御史中丞從。與其酋撻懶善。倡割地之議。乃縱之使與其妻王氏航海奔行在。高宗召見。與議國事。大奇之。馴加褒擢。參大政。九年。王和議廷臣異已者。皆斥逐之。顯仁

淮南子云。地有九州八柱。劉氏鴻書云。柱廣千萬里。有三萬六千軸。此是擎地者。今云擎天。誤矣。老子亭之毒之。亭。品其形。毒成其質也。亭毒化育也。毒育音義通。本碑文稿也。爲辭文章也。蜀志。死諸葛走生仲達。按姚之見張奇矣。此事姚氏必秘之。而張能知之。亦奇矣。

靖康欽宗年號。金人陷汴京。以徽宗欽宗及皇太后北去。其年高宗即位于應天府。即行在所也。酋夷狄斜帥也。撻懶其名也。割地獻地請和也。疏渡也。金人縱檜爲議和之使。馴加猶馴致之。馴漸也。

子魚鯔魚也舅人訛爲子魚鯔魚色黑故名狀如青魚長者尺餘其子滿腹有黃脂味美吳越人以爲佳品供御所無而權貴家有之所以生君上疑阻也故爲失言鯖魚亦以色名似鯢而背青毛晃云凡称此箇者俗多改用這字婆老媪也婆子村盖俗語罵婆之称猶云田舍媪憲聖高宗后吳氏謚也鯶鯢通陳藏器云鯢生江湖中似鯉郭璞云鯢子似鱒而大其形長身圓肉厚而鬆狀類鯖魚

裕饒鬚先主無鬚二人相嘲裕称先主爲潞涿君先主銜之周群字仲直巴西閬中人明天文術數主公

太后宋史曰韋賢妃高宗母也從上皇北遷迎還居慈寧宮崩謚曰顯仁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言與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西湖志曰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曰食已久視此更大容翌日供進盍檜方秉權諸道諂奉踰于上貢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憲聖咲也夫人歸以語檜檜遂易糟鯶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咲曰我固道無此大青魚夫人誤認耳

黜免

蜀先主銜張裕不遜兼忿其漏言蜀志曰張裕字子南和蜀郡人明曉占候而天才過於周羣嘗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指先主也刻猶期也當門蜀志作生門典略曹操殺楊修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除

檻車內車也車上著板四面如檻

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人密白其言下獄將後魏氏之立先主之夢皆如裕所刻

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教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鉏蜀志曰裕甚精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諸葛亮在西朝少有清譽爲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爲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爲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亮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亮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猨子者荊州記曰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常有高猨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

三峽謂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母母猿也

劉云此悲亦何可少

尋義尋思恩義也

苻健殺其大臣徒兄子眉自洛陽西走浩以爲苻健既死故以姚襄爲先驅向洛陽初浩惡襄殺魏景以并其衆遷襄於梁故忍怨遂反舟實舟中所載

梯木階以次外高者

東三峽巫峽長猨鳴三聲淚沾裳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絶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晉陽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羌姚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符健死浩僞率軍而行云脩復山陵襄前驅恐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據山桑焚其舟實至壽陽畧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温乃上表黜浩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爲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著百尺樓上擔梯

初浩屏居不起簡文時爲相王徵書頻至起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韓伯名祜字康伯見上曹據感舊詩見文選

桓温伐慕容暐至枋頭糧盡焚舟步退鑿井而飲行七百里慕容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襄邑温敗績死者三萬人温甚恥之劉云眞

三府謂大尉司徒司空東

將去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寮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勇力絶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爲桓温參軍數從温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温既懷恥忿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

破甑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雜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貿甑荷儋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甑可惜何以不顧客曰甑既已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爲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

夏會稽郡也

大司馬劉裕也意似二句外人意想語

婆娑分散也無生意喻已失勢陶侃曰老子婆娑肢體緩縱不收貌又見洞簫賦庾信枯樹賦出此高祖劉裕也二后謂穆章何皇后安僖王皇后也初殷仲文從桓玄玄敗故奉二后投王師附晉書作輕阿衡伊尹之號

辟不就東夏以爲美賢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爲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

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衆在聽視槐良久歎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衛從二后且以大信宜令引爲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此肩同列常怏然自失後果徙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爲東陽愈憤怨乃與桓亂謀反遂伏誅仲文嘗照鏡不見頭俄而難及及之郡至富陽慨然歎曰

又況鏡不見頭

策事疏事隸事徵事皆同就事書出已所記憶闕其多少脊梁之間多有此會梁武在石頭東昏侯遇弑侍中張稷使范雲銜命至石頭大業謂梁武受禪

引推謂引短于已推長于帝也錦被蓋陳元方事類疏分條舉之也

辯命論見文選

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歎

梁武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南史曰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祖璩之宋中書侍郎父抗郢府參軍雲六歲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見之曰公輔才也性機警有識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疑其宿構仕齊爲中郎銜命至梁梁武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參讚謨謀毘佐大業官至散騎常侍吏部尚書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劉孝標劉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孝標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竟不見用劉乃著辯命論以寄懷南史

蘇俗麻字

書滛猶何佟之水滛之滛或云滛蟫音通書蟫百魚也古称困書生爲書滛

蕭遥欣晉宗室曲江公安成王武帝弟名秀峻兄孝慶爲青州刺史峻請暇省之坐私載禁物爲有司所奏紫巖山在金華府城北巖有石室郡人呼爲劉先生書堂蓋孝標撰類苑處

劉沼字信明申析重辨也報者恐報書之誤書見文選

翰林志翰林院與金坡殿相接故學士院號金鑾又曰德宗移學士院於金鑾坡　錯愕倉卒驚遽貌

所業詩稿也

青陽春也

庭筠字飛卿南部新書綸問玉條脫於飛卿玉條脫釧也釧臂環古謂之跳脫一名條脫燮理周官三公燮理陰陽王云南華真經無玉條脫事華陽真誥第

曰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蘇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熟其頭髮及覺復讀時魏孝文選盡物望才學之徒咸見申擢峻兄弟不蒙選授齊永明中奔江南自以少未開悟晚更厲精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慟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時竟陵王招學士峻因求爲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用齊明帝時蕭遥欣引爲府刑獄禮遇甚厚遥欣尋卒梁天監初召入典校秘閣坐私載禁物免官安成王遷荆州雅重峻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撰類苑未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初梁武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竟不見用乃著辨命論以寄懷論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書以序其事唐經籍志曰類苑一百二十卷劉孝標撰

孟浩然極爲王右丞所知王待詔金鑾召浩然商較風雅上忽臨幸浩然錯愕伏牀下王不敢隱因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召見上曰卿將得詩來否浩然奏曰臣偶不齎所業即命吟舊作浩然拜舞誦詩至不才明主棄上憮然曰卿自不求朕朕未嘗棄卿因放歸南山浩然歲暮歸南山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窓虛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答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輒軻終

一編乃有之飛卿集有題李羽故里詩尾句曰終知此恨銷難盡孤負華陽第一篇按山堂肆考曰唐宣宗好文賦詩有金步搖未得對溫庭筠以玉條脫應之宣宗處以甲科令狐綯阻之云云蓋綯所問非玉條脫事南部新書與王敬美皆失之矣

旣得知得其事也一說雖遇得此識弄也猶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之得不逼不逼達也一說通治句治理也

契券也疏小券也鞅掌爲事煩擾不暇作容儀也詩

身摭言曰開成中溫庭筠才名藉甚然罕拘細博齋孫與李商隱俱有名時號溫李

儉嗇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旣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司徒王戎旣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王事鞅掌是也籌算子也翁嫗夫婦謂王與夫人

王云晦默有道何至作此王翦請田宅恐不至是

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爲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嫗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旣明且哲於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蘧瑗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光熙惠帝年號料理用心執事也此二字見范史禮儀志　李時珍云王不留行草名此物性走而不住雖有王命不能留其行故名

衛江州在尋陽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東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廣平令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太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輕身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中興書曰李軌字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

李充字弘度

度非弘範也

常嘗通家法不許坐因立倚而語故意得移時也

是郗十分放膽處乞音器予也周旋猶云暫時庫中之錢周旋之間略盡

劉云吾見嘉賓每有可喜一本無下已字

此豫州亦僑置也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廼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畧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

超少卓犖曠世之度

已中興書曰超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夏侯豫州性極吝晚忽好音樂有妓妾數十無被服姿容客至嘗隔簾奏樂時呼簾爲夏侯妓

南史曰夏侯亶字世龍譙郡譙人文詳天監元年徵爲侍中亶仕至豫州刺史

汰侈

劉威碩在蜀

蜀志曰劉琰字威碩魯國人有風流善談論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厚親待之隨從周旋常爲賓客然不豫國政領兵千餘隨諸葛武侯諷議而已

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妾數十能爲聲樂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渡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後漢王逸傳曰逸子延壽字文考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蔡邕亦造此賦見延壽所爲遂輟翰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

顏回原憲

而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讎牖語人

原憲以讎爲戶牖

賦在文選

翰筆也此事與陸機同

去字或屬上非猶聖賢去人不遠子貢結駟連騎故以諷石

讎牖桑樞見上

抄撮當作甲煎汁沉香粉。甲煎香名。貞觀紀聞云。隋主每除夜焚沉香數車。光暗則以甲煎沃之。香聞數里。　王云。石尚有火浣布事。尤奇。世說不載。豈謂更遠情實耶　按太平御覽引晉書云。外國進火浣布。帝爲袗衣。來幸崇家。崇奴僕五十人。皆衣火浣布袗。帝大慙。降猶云幸

王篇襹婦人上服。襹音皮。方言帔自關而東。或謂之襹

王愷石崇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卽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綿襹。以手擎飲食。烝豚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豚。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襹。一作襹

王君夫。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鴆不得過江。爲其羽櫟酒中。必殺人。愷爲翊軍時。得鴆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鵞。喙長尺餘。純食虵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卽燒於都街。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憚。爲後軍將軍。卒。謚曰醜。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旣恃手快。且謂駮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蒼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輜軿。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

高堂生高堂隆也。　太平御覽牛條引相牛經。有贇庭欲得廣蘭陵欲得大垂星欲得有怒肉等文。而並

有註此註所載亦皆有之獨缺椎頭百體二句殊爲可憾椎一作垂拙撮椎通稚謂頭如稚也齊民要術作椎頭潛確類書作種頭初學記作大臙臙喉也或引說文曰腄馬及鳥脛上結骨韻會曰臀也然並未詳百體之百齊民要術作一曰二字臙腰左右虛肉處肋脅骨也齊民要術作大臙疎肋難飼三蒼詁咄嗟易度也猶言呼吸之間韭莽韆音書作韭莽韆字典莽同莽或云莽蓋謂莽之初生者也正字通引石崇事作韭莽韆曰莽即芹字按韆韆韆三字同並音躋鑿也鑿音隊聾葅也晉職官志諸大將經云陰虹屬頭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自尾骨屬頭寄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寄戚經曰椎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臙疎肋難齡齡龍頭突目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莽韆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搤腕乃客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莽韆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軍置帳下都督索解莽是冬日絕無者故以麥苗代之人不知之以爲莽也據此說正字通作菁非是菁冬日所產者也牛本不遲言愷牛本駿也晉書作御車逐之不及而反制之拙撮馭人必在轅一方制之聽偏轅謂不制也不及人不及牛駛而反控牛令遲也衒自夸也

朱書百官志領軍將軍掌內軍護軍將軍掌外軍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晉諸公贊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衒也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好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進

羊祖忻性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樂府詩集曰侃有舞人張靜婉容色絕世侃嘗自造採蓮歌兩曲樂府謂之張靜婉採蓮曲

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儛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時人

身仰而後折頭著地也

艇艅舟名。艇楚加反。小艇。艅蒲胡反。艇短而深者

漣水在邵陵縣

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資歌人玉娥兒。東宮亦資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南史曰羊侃字祖忻。仕魏。侃少而瓌瑋。身長七尺八寸。膂力絶人。嘗於兖州堯廟踢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雅好文史。帝嘗製武宴詩三十韵示侃。侃即席應詔。帝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絶。性豪侈。善音律。初赴衡州。於兩艇舸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繢。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塡咽。大同中。魏使楊斐與侃在北堂同學。有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

貪緣二字見吳都賦。此謂求因緣也。字典因賄干進曰貪緣。舒厨押韻

款盡私曲。

夔音逵。襖烏皓反。夾衣也。太平御覽紅上有乾字。乾紅顏色名。王元美詩小拂乾紅袖是也

陪葬陪陵也。謂公卿之墓侍山陵後也

縛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了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慚懼。自逃。侃喻使還。待之如舊

韋陟。厨中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時人爲之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貪緣須入郇公厨。唐書曰。陟字。殷卿。安石子也。自幼風標峻整。安石尤愛之。早有台輔之望。襲封郇國公。爲李林甫楊國忠所擠。中原兵起。鬱鬱不得志。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有志不伸。得非天命。因遘疾卒於虢州。明皇雜録曰。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善屬文。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第才華。接物簡傲。未嘗與人款曲。

李昌夔在荆州。打獵。大脩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

叚文昌唐書曰。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文昌倜儻有氣義。韋皐在蜀。

凡器鏤金作之曰打金

表授校書長慶中朝廷以文昌必在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敬宗即位徵拜刑部尚書右僕射

富貴後打金運花盆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續世說曰段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揚歷揚其所能而歷試之也見魏都賦註按段文昌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垂二十年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奢侈過度物議貶之快人能酬其志獨恨改作淮西碑文後人不用

殺則之則一本作而古文通用

忿狷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索解不能有誤不然則然

時苗魏畧曰苗字德胄鉅鹿人為大官令領其郡中正至於敘人才不能寬大然記人之

字行文按至於二字亦有誤或云當作選敘人能至寬大

短雖在久遠衙之不置令壽春曰蔣濟作揚州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時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豎之墻下旦夕射之魏志曰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官領軍將軍著萬機論世語曰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占唯免官而已爽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

詩經三爵不識文選註三爵謂醉後也

虞仲翔放棄南方吳志曰翻性疎直數有酒失不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劍欲擊之大司農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客賢畜衆海內望風何故一朝棄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欲與齊桓晉文比隆何得自喻於彼由是得免權又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

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疏猶濶

身在海隅無可與語者卽死相弔者唯有青蠅耳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卽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邪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爲累安期述父也

豪通毫言無所可取也右軍素與藍田不恪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恬也司州言氣少有牾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興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胡之是恬從祖兄也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疆來捉人臂

老兄司州自道也計計較也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眞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爲貴

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疆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歎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蓍殷子之眼不合不如已所期也五木木簺也古以木爲之凡五謂之五木

人身人品身體也

劉云怨恨至此我輩所不能道不可盡非

晉書云封謂韶胡謂朗遏謂玄末謂淵一作以下行文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二子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彥秀者或曰封胡

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奕第

遷徙而倚立

劉云矜咳二字極不成語然極有似按人字衍一無足字以撮爾其也矜咳謂已自矜飾而故意作咳也

中乃有王郎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之晉

曲禮車上不廣咳註爲若自矜疏欬聲欬也車已高若在上而聲大欬似自驕矜

劉云不聞鬬鵝何如欄一作柵

牾與忤同

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鬬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爲忿乃夜往鵝柵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謝弘微至性寬博與人未嘗有牾末年嘗與友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勢一客唱言西南風急或至覆舟其人悟而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覺其有異未幾果卒南史曰弘微自幼精神詳審時然後言

大平御覽要病下有屏人二字越絕書曰歐冶子干將作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布水經註西平縣故柏國也晉太康地理曰縣有龍泉水可以砥礪刀劍匣下當有其一二字御覽作初出猶是劍入水變爲龍遂而視之見二龍相隨而逝焉

或云白疑亡字

王彥深不爲羣從所禮南史曰王蘊字彥深王凡劣故蘊不爲羣從所禮景文兄子也父楷人才常懷耻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末亡恒有紫氣見斗牛之間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問天文孔章曰惟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也精在豫章豐城張華遂以孔章爲豐城令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一劍焉一名龍泉一名太阿其夕斗牛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匣而進之劍至光曜煒曄煥若電發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其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爲建安從事經淺水劍忽於腰間躍出遂視見二龍相隨焉

秦阿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干將越區冶子寡人願請此二人作鐵劍乃令風胡子之吳見區冶子干將使作爲鐵劍曰秦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於是王引秦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逃惑流血千里江水揚折晉鄭之頭畢白汝知

剗削也白楊北土極多人種墟墓間樹大皮白古詩白楊多悲風是也

南蘭陵亦僑置

融時爲中書郎人地謂人才門地

王云此是元長病根遂不得良死功名何可必取元功佐命大功也

臧否褒貶也邊他歷反

常典故寔

我者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寺內所住齋前有故種花草甚美悉令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宋書曰蕭惠開南蘭陵人蕭思話子也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官至少府加給事中

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夜宣中書省歎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以元功拜太傅鄧禹年二十四封鄧侯

虞玩之好臧否人物王仲寶常舉員外郎孔逷南史曰逷字世遠會稽山陰人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儉爲相逷常謀議幄帳永明中爲太子

五官采百官志曰元嘉中復置郡官屬略如公府有功曹史主選舉五官掾主諸曹事本草註曰皂莢木澡身面去垢而膩潤孔瑄與孔逷同官同姓與虞玩之同鄉故王念及舊事發怒云爾

散髮隱遁也疏廣疏受乞骸骨歸鄉公卿故人供帳餞東都門外詳漢書及韓文藹藹盛也按文選張協詠史詩藹藹東都門群公餞二疏刘書意本此

顧榮傳榮吳郡吳人為南土著姓元帝鎮江東以榮為軍司馬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江東本風流地顧榮一旦引北方傖父來竟為武夫縱橫之地故我輩今

家令玩之頗持異議仲寶甚恨之後玩之亡後有員外郎孔瑄就仲寶求會稽五官仲寶方盥投其莢於地曰卿鄉俗殊惡虞玩之至死煩人南史曰玩之東歸儉懷恨不出迮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迮殊不藹藹

王車騎初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還吳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其中顧忽引諸傖渡妨我輩塗轍陸廣微吳地記曰榮冢在吳縣東南二十里姑蘇志曰墓在葑門東六里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宋史曰梅詢字令言宣城人少好學有辭辯進士及第歷龍圖閣學士侍讀學士給事中病足出知許州故事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參政領歆職始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

亦為武職顧榮之罪當發冢辱之宋朝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二府天禧真宗年號歆一作此

讒險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殊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齋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

漢書註蘇張之謀趨彼為短歸此為長戰國策為長短術也按王弇州擬作長短說或云一本作能長能短為是只是口才

言徒病痛學者之事按我邦武田信玄終身不讀論語此亦以此書為病痛事既下江也孝文司馬道子謚機弩牙也所以主發軸車軸所以持輪故謂國政

緊要爲機軸大元孝武帝年號

劉云小人姦態殊未易絶畏哉

隱匿之事

携離也貳疑也同惡二句見左傳

去去而出外也

大曆七年授朱泚檢校左散常侍充幽州盧龍節度

稽王每勸專攬朝柄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宅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王緒數讒殷荆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宅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日疎讒言以息原註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會不攜貳豈有仲堪微問而成離隙

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使盧龍軍名鎮幽涿營莫平薊嬀檀等州卒兵卒也一作率將帥也鳳翔府扶風郡本岐州

寢貌不揚也盧杞貌寢色如藍

鳳翔帝擇人代之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爲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爲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鎰知爲杞陰中然辭寵因再拜受詔唐書曰張鎰字季權朔方節度使齊邱之子郭子儀廣平王爲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爲副元帥判官掌裁判軍事承權臣風旨欲死罪縱執守法也擠推之使墜也朱泚反德宗奔奉天

表爲元帥判官累遷殿中侍御史華原令盧杞得罪鎰按驗杞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白母曰默則負官言則爲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毋累於道吾所安遂執正其罪鎰貶撫州司戶參軍徙晉陵令歷中書侍郎同平章政事盧杞忌鎰剛直擠之以爲鳳翔節度使帝幸奉

天鎰罄家貲將自獻行在營將李楚琳作亂遂遇害史臣曰鎰暴忠王室爲姦賊所乘躬可殞而名與嵩岱等矣

世說箋本卷十九終

五官將文帝也

眇說文一目小也正韻偏盲也據下文是一目小也

世說箋本卷二十

尤悔

曹公聞丁正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魏略曰丁儀字正禮沛縣人父冲宿與太祖親善儀有文才太祖辟爲掾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也不如與伏波子懋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太祖平河北以爲伏波將軍子懋太祖以女妻之即清河公主也文帝少與親善及即位以爲安西將軍都督關中子林惇仲子也太祖從之尋辟正禮爲掾及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兒悞我

進亦食也非進饗義

鑵汲水器

璽綬天子重物問之欲為天子也　有此一作因此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棊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噉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缾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卞大后第二子性剛勇而黃鬚北討代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鬚兒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因此忿懼而暴薨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宜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劉辰翁云召安得為人大后

所以不哭也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誅長沙王乂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洽不同又黃門孟玖求為邯鄲令於穎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旦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著衣帽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干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

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吳郡圖經曰華亭本嘉善縣地大寶十年置因華亭谷為名語林曰機為河北都督聞警鼓之聲

帽苦洽反與帢同本傳亦作帢弁缺四隅

唳音麗鳴也

孫丞字顯世吳郡富春人好學有文章作螢火賦有名與機俱被害丞一作拯或云竹篠鎮在建康府按此竹篠恐非地名

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按此與李斯求牽黃大出上蔡東門語意絕相類

陸平原在洛夏月忽思齋東頭竹篠中飲語劉寶曰吾思鄉轉深矣

王導温嶠俱見明帝帝問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頃王曰温嶠年少未諳臣爲陛下陳之王廼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流者是也明帝聞之覆面箸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故猶也

劉云不任受德奇也尔時當以取金印爲怨非不幸也

晉書顗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救已表而流涕不自勝迍日之言見方正篇

劉云註似爲丞相參紛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爲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爲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呂漪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惑衆視近日之言無慚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

雲淵頸初淌爲臺郎淵既上官素有高氣以淌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尋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於尋陽廬山庾亮臨江州聞翟璜周之風束帶躡履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復密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即拔爲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眞純何以鎮其流遁諂之朝野僉曰足下臨之無讓今具上表請足下然曰大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

西陽南蔡等郡置鎮蠻護軍鎮蠻護軍初名南夷校尉宋百官志曰武帝寧州置鎮蠻校尉發背見史記項羽傳千金方曰凡腫起背脾間頭白如黍粟四邊相連腫亦黑令人悶亂即名發背

由來猶從來左傳字面邑五馬領頭未詳晉書曰有一參軍樗蒲馬於博頭被殺或云馬頭博頭音通領頭亦同義五五木馬馬子也領頭猶云成都邑小都大既成邑未至成都謂將勝而敗也或云五當作至領字衍謂邑至馬頭而不克也一說五木皆領頭是曰邑至成都則克也或引樗蒲經釋之亦未辨析本文必有誤王云非註幾不知馬頭作何語也一面覿面之頃也大法佛法也三寶佛法僧也薩婆多論有病命智願智名曰此謂信病緣眞感之意頗盡王云思曠如此復何足道

卒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爲流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樗蒲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乖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流涕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衿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情言何能盡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阮氏譜曰闡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兒既是偏所愛重爲之所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

按文王百年而崩非夭也不必惜矣釋種盡滅則可哀也注文可謂不類也瑠璃王結恨釋種伐之取萬二千釋種極慘毒佛云往昔羅閱城多池魚人捕食之今釋種者羅閱人也瑠璃王者池魚也王云註理高但人情不可必

報怨破之

僭一作潛相王王而爲相者司馬道子也媒尼尼而爲媒者

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阮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惑歟夫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桓公初報破荊州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已遣道人竺僧猷齎寶物遺相王寵幸曾講媒尼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

其道仁者之道也

獄辭之出於囚口者爲款款誠也言吐實情也

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　玄意色甚惡

孔熙先與范曄同逆下獄被責望風吐欵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

宋書曰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爲員外散騎侍郎久不調初熙先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貨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効以曄志意不滿欲引之與曄戲故爲不敵輸物甚多曄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意遂申莫逆之好熙先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遂同搆逆謀會徐湛之上表告狀詔

贏輸勝負也或云技疑文之誤

莫逆親好也莊子云三人相視莫逆於心

范曄意謂義康當之

范攄唐人自称五雲溪人事猶物也一物供於一事故謂之事茶經云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飲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畧十之圖

宣慰使謂重臣出使宣諭安慰外藩者此名始於唐事文類聚懷作淮

帔稍子也覆肩背者稍或作背

刮目猶拭目也士別三日刮目相待觀者駭視而拭目進止精華人皆拭目皆是

收並皆歛服

陸鴻漸與常伯熊皆精茶理范攄雲溪友議曰鴻漸嘗爲茶論說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宋祁隱逸傳曰羽著茶經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

御史李季卿宣慰江南劉昫唐書曰李季卿丞相適之子也弱冠舉明經頗工文詞代宗時拜御史大夫奉使江淮宣慰振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

至臨懷縣館或言伯熊善茶季卿請爲之伯熊著黃帔衫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爲歠兩杯既到江外復請鴻漸爲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

孥當作奴事文類聚博士上有煎茶二字呼茶人爲博士呼櫛工爲待詔唐宋人之語　江介江南也

勝流名流也

張又新字孔昭深州人狀元及第終左司郎中喜嗜茶著煎茶記

蕩搖蕩也

本書歷上有經字

畢命拏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夙遊江介通狎勝流及此羞愧遂著毀茶論張又新煎茶水記曰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懽因過揚子驛李曰陸君善於茶蓋天下聞名矣況揚子南零水又殊絕命軍士挈瓶深詣南零俄水至陸曰非南零者傾之至半陸遽曰自此南零者矣使大駭曰某自南零齎至岸舟蕩覆半挹岸水增之處士神鑒那敢隱焉李與賓從皆大駭愕李因問歷處之水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李因命筆口授而次第之

紕漏

陳壽將爲國志晉書曰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師事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父喪有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沉滯者累年張華愛其才以爲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孝廉除佐著作郎謂丁梁州曰若覓千斛米見借貶議清議也貶抑而議論之也

丁梁州他無所見貧借貧諸人借諸人也一說吾今貧諸君君被借之也

尊公稱人之父
大祖曹操也
臨菑侯曹子建也
繫辭傳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其幾乎受命而興乎

知臣知子左傳語

馬謖馬良弟也敗於街亭下獄而死
或云司馬懿權變重略古今奸雄然畏諸葛如虎而謂之非其所長豈良史乎

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爲立傳文士傳曰丁廙字敬禮少有才博學洽聞建安中爲黃門侍郎廙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賢才皆願從其游而爲之死實天命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受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爲嗣何如廙曰此國家所以興衰天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朝一夕況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父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也廙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時論以此少之晉書曰壽撰三國志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初壽父爲馬謖參軍諸葛亮誅謖髡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作諸葛評曰亮連年動衆而無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梁州是敬禮子

明帝面封詔與庾公信誤致於王丞相丞相開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丞相居冶城故帝稱爲冶城公丞相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按此自是帝紕漏耳王甚得人臣之道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擇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信使者也

影亦好言無不好也美之之至也

先渡盞過江諸賢有先時渡江者此迎之謂王迎任也王一見任便覺其異當下飲行酒也任亦覺坐人有異色任乃申明云云問飲之飲亦酒也劉云下飲謂設茶也人才失志此比甚多設茶鮮恐誤嘗有喪棺之過瑯琊第之下任從之而行感泣悲哀天門武陵充縣有松梁山其頂上石名天門因此名郡

蟹大足有毛似鼠者曰螯王云彭蜞食之乃不吐此便非實錄

僊登云言幾爲勸學所誤而死

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爲熱爲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音百官名曰任瞻字育畏樂安人父琨少府卿瞻歷諸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蔡司徒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爲勸學章取義焉爾雅

蟹最小無毛者蟛蜞彭蜞逼正字逼云有毛曰螯蜞無毛曰螯蟛蜞戶八反蟹場伯反

曰蝟蟹小者勞即彭蜞也似蟹而小今彭蜞小於蟹而大於彭蜞即爾雅所謂蝟蟹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斃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脩禊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盌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王恢死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閤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

作荊州作荊州刺史也荊州江陵也中詔詔令特下不由宰相孝武疑作大元綱紀官名一讀話字句劉云傳聞亦不可無恬悅安也

本草豉豆作澡豆去黯黯令人面光澤

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耶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鬬。殷氏譜曰。殷師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彌年。父卒。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公父也

進謂君也。退謂父也。不答則有隱於君。答之則有說辱父異病。故云進退窮矣

劉承允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諸公素與周旋。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三人言。神味亦不相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怪此意。溫曰。承允好賄。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囊皆珍玩。正與胡父詣賈。晉書曰。劉允字承允。東萊掖人。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王敦素與交。請爲右司馬。允知敦有不臣心。稱疾不視事。忤敦意。出爲豫章太守。咸和初。加散騎常侍。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位任轉高。矜豪日甚。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後爲郭默所害。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裒第二子。年三十三亡。胡兒既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己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仲反。按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爲中。今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爲中郎。未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爲稱。因仍不改也。胡兒懊熱。一月日

諸。疑謀字。按當爲諸。字之誤。正字通云。諸音該。市人量度物價也。范史有諸賈字。賈價同。胡父。胡人賣買者。或疑波斯胡。咸和。成帝年號。販買賤賣貴者

時胡兒幼。故不知父爲此事

已指胡兒也。一過猶言一度

懊。懊惱也。悔恨也。熱。熱中也。胷中鬱煩不敢自安之意

從容緩談也

王云意氣二字甚新或云意氣饋餉也蓋與遺餼通鱁鮆同蝦音霞入湯則紅色如霞　劉云如此謬子孫之羞也　尋不多時也按晉書純當作佐字之誤也　將軍下脫司馬二字義旗謂劉裕起兵討桓玄見上

見求也

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巳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按末用贊語極是世說中正難得此種斷語

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煖鱉魚蝦鱦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中興書曰嘯父會稽人光祿潭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與王廞同廢爲庶人義旗初爲會稽內史

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覔一見謝曰懸磬之室何得異物邪道隆武人正觸其父

至尊指王上

世系遠近相去幾何

此汴錯誤非北史本文嘗守當作守道大文上脫賭字調上脫能字詳釋

交據南史當作膠　銅疊盛肉器通雅云南蠻之語也

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覔鳳毛至暗待不得乃去

何敬容在選日嘗有一客詣之此人姓吉敬容問之曰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南史曰敬容職任隆重而淺於學術

祖孝徵放縱不羈北史曰祖珽字孝徵瑩之子也神情機警詞藻遒逸起家秘書郎性疎率不能廉慎嘗守倉曹受山東課輸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匹令諸姬擲樗蒱調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爲娛遊諸娼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諸人爲聲色之遊

曾至交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廚人請搜諸客果於孝徵懷中探得聞見錄曰魏神

巨羅胡三省通鑑注云杯戔屬蓋本胡名也

貞觀唐太宗年號　尚藥　凡掌天子服御之物曰尚　不屑

經籍志范子計然十五卷計然者即計倪也著方物所出事見皇覽范子曰計然姓辛氏字子文其先晉亡公子也范蠡師事之

度支戶部尚書之屬主財帛委輸按支即粟支數年之支　尚書省郎　佳期所與期之佳人屈原九歌採芳洲兮杜若謝詩本此北八宿郡國官吏分布之象郎官作如此判事將被郡縣吏笑注引史記誤矣

擢坊州曹官爲雍州司法武昭儀即則天后高宗廢皇后王氏立昭儀爲后

武嘗宴僚屬於坐失金巨羅賓太后令飲者皆脫帽果在孝徵髻中見者以爲深恥孝徵怡然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爾雅曰杜若土鹵廣雅曰楚蘅也范子計然曰杜若生南郡漢中

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眺詩云芳洲生杜若眺懷故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眺詩誤

華省名郎作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

史記曰太微宮後太宗聞之改授雍州司法二十五星郎位也

褚遂良唐書曰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博涉文史尤工隸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貞觀中歷秘書郎諫議大夫中書令前後諫奏多見采納高宗冊立武昭儀固執不從貶潭州都督

按此是使者紕漏耳何足舉載

元隆舊來所下詔旨元絳與元隆音近此亦吏紕漏耳何足載無味

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敕嘗有賜遂良使者由正門入亮出曰渠自有門唐詩紀事曰褚亮字希明錢塘人警敏工爲詩貞觀中爲散騎常侍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宮城西開弘文館與房玄齡等並以本官爲學士

吏部退之　方道也左傳云愛子教以義方

集賢院校理官耕根即耕耤之車

元絳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合依元隆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公名絳故云吏悚而退東都事略曰元絳字厚之杭州錢塘人舉進士除著作佐郎出知鄆州召爲翰林學士卒謚章簡

韓晝是吏部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蔡中郎獨斷曰永安七年建金根耕根諸

紹聖宋哲宗年號　排岸司掌水運綱船輸納雇值之事　漕使後改爲轉運使此蓋名刺書排岸司馬從一故誤認司馬氏耳故下曰称監南京排岸而已南方人之語音

御車皆一轅或四馬或六馬金根箱輪皆以金兩臂前後刻金以作龍虎鳥龜形　彔以爲誤悉改爲銀唐書曰愈子彔亦登進士第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即怒叱之曰聞汝不職本欲按汝尚敢來見邪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温公東都事略曰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位至丞相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於學無所不通卒贈温國公謚文正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宋史哲宗初太皇太后臨政起光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拯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至紹聖初御史周秋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謚仆所立碑追貶崖州司戶參軍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工安民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

太皇太后高氏神宗母哲宗祖母神宗崩哲宗立稍塞人言即答天下觀新政也王安石呂惠卿母太后改子神宗新法初王安石上言神宗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法十戶爲保五保爲團又立保甲養馬之法謂之保馬團聚也團教聚兵習武也熙寧元豐元豐神宗年號市易法聽人賒貸縣官財物以田宅金帛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更加罰錢百分之二所

儲物即取於民而爲質者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聞者愧之

金主亮南侵 金史曰廢帝海陵庶人名亮劉錡傳曰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數十里不斷如銀壁 命葉義問視師江上 宋史曰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進士官吏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 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掩口 宋史曰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瀘州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張浚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略使擢江東路副總管江淮浙西制置使禦金師屢戰克捷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

生生熟之生謂新來兵也

惠慧通五官中郎謂文帝見上曹公之子也奴謂文帝

惑溺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奴 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金見甄怖以頭伏姑膝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聞其意遂爲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乖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子

苟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

燕婉夫婦相悅也
茂盛也李延年歌曰豈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不再得
粲妻曹偉翠

興到一時興情所到

晉時卿非貴稱也

譏於世粲別傳曰粲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唁粲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已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慟路人粲雖褊隘以燕婉自喪然有猶追惜其能言有識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爲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粲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粲減於是力顧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劉云周歲也一云載再過
鳴歔通口相就也一云憐兒之聲

賈公閭克別傳曰克父達晚有子故名曰克字公閭言後必有克閭之異後妻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克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克喜踊克就乳母手中鳴之郭遥望見謂克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晉諸公贊曰郭氏即賈后母也爲性高朗以后無子甚憂愛愍懷每勸厲之臨亡薦賈后令盡意於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臣按傳暢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愍懷豈當縱其妒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情異乎

愍懷惠帝太子見上
王云此亦非孝標注然猶亦近古
充華婦官名
物謂他人即乳母也我謂我子即賈后也

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輩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己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詩小序曰閔雎后妃之德也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外生姊妹嫁他所生謂甥也

周公之公是呼老人爲公也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璅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咏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踦捷絕人踰墻而入家中莫知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曾祖魴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歇蓋此香也充計武帝唯賜己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墻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墻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

璅璅同以青飾窗

踦音書作堵

唐藝文志郭子三卷郭思澄著

虔敬問也本國語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

聊與撩過挑弄也一云與嫽通相嫽戲也

手推蓋謂禮拜後漢書竇武大喜以手推席而起蓋此邪或作手椎謂擊地以拜也

索解至下或脫性字

穆之子慮之慮之子邕

疥瘡生肉所脫乾者

褫解也

即以狀對克秘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兒女

劉道真子婦始入門遣婢虔劉聊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椎故是神物一下而婢子服淫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范汪至能噉梅有人致一斛奩須臾噉盡

劉邕南史曰邕穆之子襲封南康郡公愛食瘡痂以爲味似鯢魚穆之傳曰邕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疥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

餑飲同食之也

佟音徒冬反

師心見莊子

安節成式之子花奴瑰之小名　砑研磨絹上令光滑

節度使刺史皆謂之帥集成引氏族排韻南卓唐人因言事出爲松滋令豈此人歟　辨卞通褊也左取餑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

何佟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人稱爲水淫梁書日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灊人豫州刺史憚六世孫祖劭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勰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二百篇略皆上口起家揚州從事仍爲總明館學士仕梁至尚書左丞

玄宗不好琴嘗一聽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內侍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段安節樂府雜錄曰明皇好羯鼓有汝陽王花奴尤善此伎時戴研絹帽子上安葵花曲終花不落點帥南卓有羯鼓錄具述其事

李納性辯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

傳粉子卞急而好潔

子。碁子也

備秋防秋同。胡人以秋寒弓勁馬肥時入寇邊兵防之故曰備秋

歸順歸降也

半臂有背子綽子搭護背心斉肩數名無袖之衣事物紀原隋始制之

按王略帖今現在十七帖中文首云王略始或若軍王連讀者非

有時躁怒家人輩則密以棊具陳於前納覩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算都忘其恚唐書曰李納平盧淄青節度使

正己之子。代宗時。正己遣將兵備秋召見嘉之自奉禮郎超拜殿中丞侍御史兼總父兵正己卒統衆爲亂爲劉洽所敗計蹙歸順詔加檢校工部尚書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凍而歸

米元章在眞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

李云如此好書書安不好凡事皆然靡不有成

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之宋史曰蔡攸字居安京長子也除秘書郎加龍圖學士兼侍讀史局官僚百人多三館儁遊而攸用大臣子領袖其間懵不知學士論不與靖康元年安置永州

三館謂史館昭文館集賢院領袖謂爲冠首也安置謂流也

仇隽

獻帝嘗宴見孔文舉與郗鴻豫司馬彪續漢書曰郗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問文舉曰鴻豫何所優長文舉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鴻豫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文舉互相短長范曄漢書曰操以孔融論建漸廣慮鯁大業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佞怨操書激

可與二句出論語

建建議也鯁塞也睚眦忤視也睚眦一餐二句見史記范雎傳史記晁錯請削諸侯地吳楚七國反以誅

錯爲名袁盎素不好晁錯進說景帝帝斬錯椒蘭史記令尹子蘭讒屈原椒無所載按椒蘭字蓋用離騷篇末語裴成後漢朱浮彭寵俱光武臣不相能寵意浮責已遂舉兵反又鄧禹令宗欽馮愔守栒邑二人爭權恃殺欽反擊禹禹威稍損寵既見上後漢寇恂賈復有怨光武和之結友伯分光武之兄更始殺之光武不怨更始懸管仲射桓公中鉤桓公後以仲爲相鉤帶鉤也事詳國語介苔也一云片也二子各自以孰法爲公乎司馬法兵書東遷獻帝徙許都浮華交會黨二人者國語趙宣子與韓厥爲司馬宣子使人干行厥戮之宣子曰吾舉人中諸大夫賀我當官郗當官行法也愛護太傅作愛惡叔向拂衣子朱撫劍相爭平公聞之云云師曠云力爭不如心競出國語於下韓信事史記荊軻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聶怒目之軻出去敗滅本傳作敗毀蚊虻之過莊子字子產出左傳韓子宋人洒美不售蓋爲猛狗逆客齕之也又宋人屈穀有瓠堅如石厚而無竅猶居士田仲之無益人之國也趙衰事出左傳按趙上或有脫字公叔出論語同其愛曹公愛我與郗同懿伯之忌忌怨也出禮記檀弓鄭注賢吏謂郗

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殺身爲君破家爲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故晁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採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爲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嘆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搆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爲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歡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發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晁錯竊位爲過免罪爲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慚懼也宋彭寵賈復相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國語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爲不如心競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膀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敗滅之於已猶蚊虻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爲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他者奉尊嚴教不敢失墜郗爲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郤縠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

三思論語字

中心藏之二句詩小雅隰桑

岳父名芷

淮南王名允武帝子

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後勸趙王倫誅崇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于君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爲琅邪太守孫秀爲小吏給使岳數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

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時人爲之語曰渤海歐陽堅石西將軍孫秀爲初建爲馮翊太守趙王倫爲征有隙王隱晉書曰石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

親朞兄弟伯叔父之屬服朞一年之喪者

交州廣州皆南海地

分猶志也投分字又見阮瑀書後士二句疑是詩語石友石交也交堅如石

默除密殺之也

親朞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率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爲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

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爲潘曰俊士塡溝壑餘波來及人

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輿兄弟少時爲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阬阬畢乖加害矣石崇素與輿琨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

山陵謂孝武崩
後漢胡廣爲三公憚梁冀
不能與爭得佞媚之譏

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劉粲晉紀

王東亭與王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

曰琨與兄璵俱知名遊權貴之門當時以爲豪傑

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

終云何耳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

以爲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可陵

出讓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

氏君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斬

國寶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此日視

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

終如何也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

標所熟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曰王恭深

懼禍難杭表起兵於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

敗走曲阿爲湖浦尉所擒初道子與恭善欲載

出都面相折數令於倪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數責之

西軍桓玄等軍　倪氏築

塘故名

桓玄將篡桓修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

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氏

譜曰桓沖後娶潁川庾篡女字姚晉安帝紀曰

修少爲玄所侮言論常鄙之修深憾焉客有圖

玄之意脩母曰靈寶視我如母

汝等何得骨肉相圖脩乃止

靈寶玄小字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

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丞字元敬

譙王遜子也爲中宗相州

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丞曰大王

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焉知鉛刀不能一

割乎敦將謀逆召丞爲軍司馬丞嘆曰吾其死

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

王廙字世將

東觀漢記班超上疏曰臣

秉聖漢威德冀効鉛刀一

割之用

王胡之字修齡世將之子

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丞赴義敦遣從母弟魏乂攻丞王廙使賊迎之薨於車敦既滅追贈驃騎謚曰愍王雖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稱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丞子也才器兼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

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人告母請爲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司馬氏譜曰丞娶南陽趙氏女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刀而出胡之已去遠

謝玄暉頗輕江祏南史曰祏字弘業濟陽考城人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麟司徒右長史祏仕至侍中中書令受遺輔政爲東昏所誅祏嘗詣玄暉玄暉

帶二江之雙流左思蜀都賦語流劉同音二江氏與二劉氏也

始安王名遥光暄祏黨也故佳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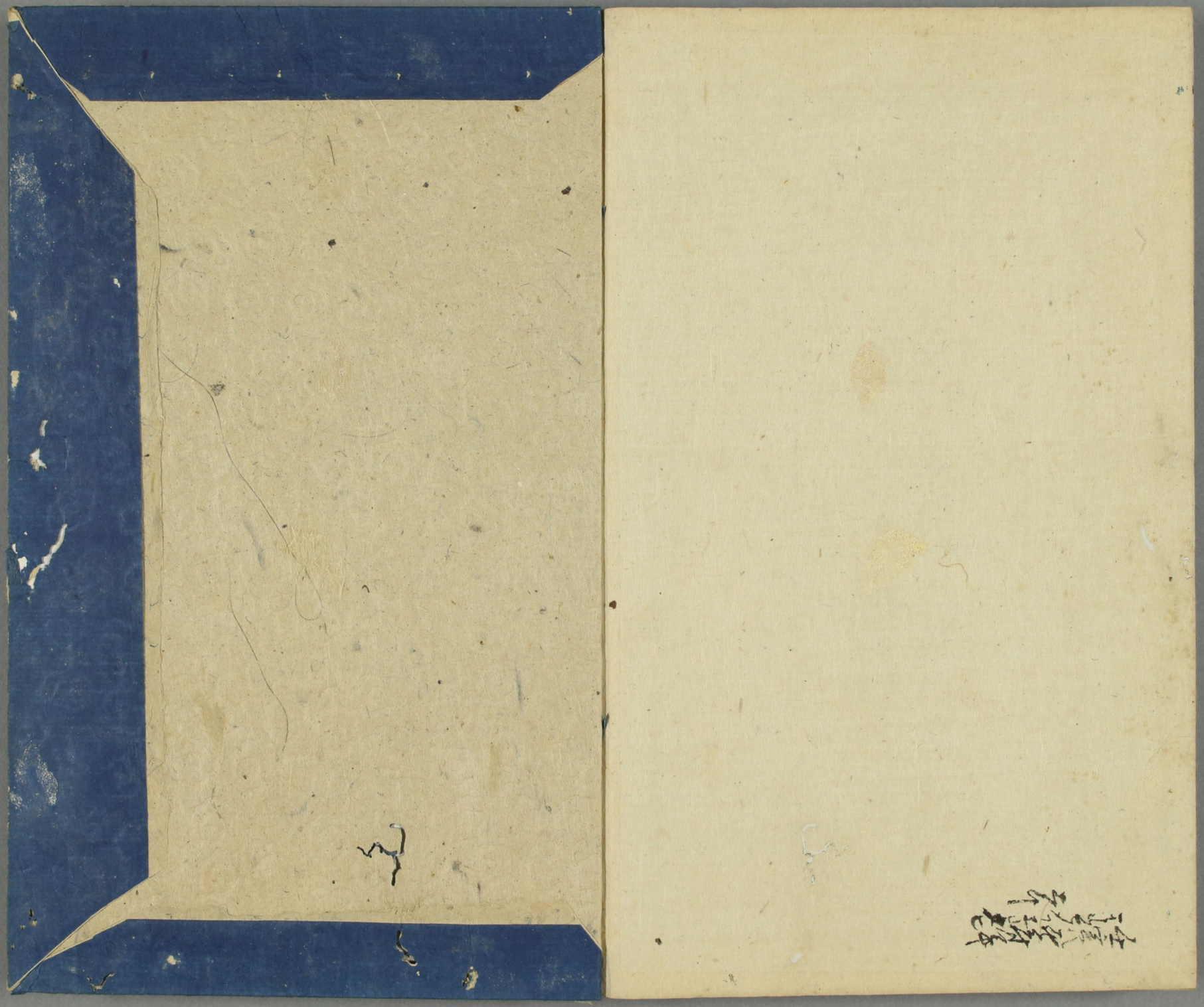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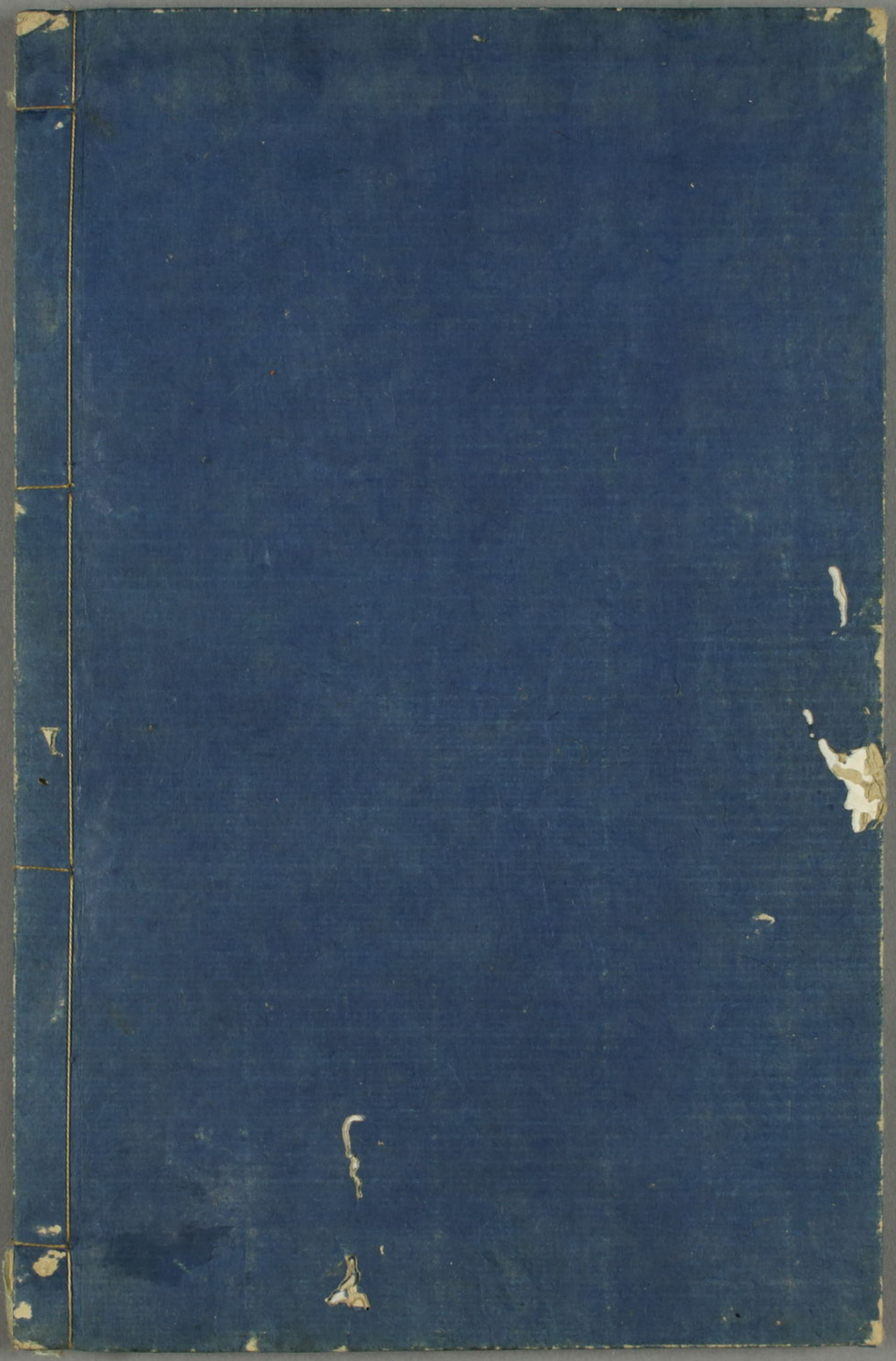
東臺東都御史臺

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復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祏以爲輕已南史曰祏嘗與弟祀劉渢劉晏俱候眺眺謂祏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祏轉不堪後遂搆害玄暉南史曰東昏失德江祏欲立始安王致意於眺眺自以受明帝恩不肯答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暄陽驚馳告始安王及祏搆而害之其過惡收付廷尉

顏平原司馬光通鑑曰眞卿爲侍御史楊國忠嫉其不附已出爲平原太守不容於盧杞杞將出之平原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三絕清節不易十四載安祿山犯東都人吏奔散奕在臺獨居爲賊所執遂見害面被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不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

門蔭任子也
衛率府官屬有兵曹參軍
唐代宗大曆中詔蔣子儀爲尚父大公望尚父管仲仲父范增亞父子儀亦比之也
糾彈御史之任

骨劉昫唐書曰。盧杞字子良。故相懷愼之孫。父奕御史中丞。安祿山陷洛陽奕遇害。杞以門蔭解褐率府兵曹徵爲御史中丞時尚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杞至子儀悉屏去獨隱几待之家人問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卽吾族無類矣及居糾彈之地論奏稱旨遷御史大夫旬日爲黃門侍郎

世說箋本卷二十終

滄浪居藏